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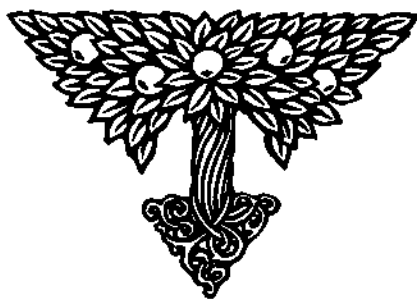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著

巴黎圣母院 今译 张道藩 译



明天出版社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少 年 阅 读

精 华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管震湖 译

简 平 缩改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管震湖译;简平缩改.—2
版.—济南:明天出版社,2001.7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阅读精华)
ISBN 7-5332-2450-7

I.巴... II.①雨...②管...③简... III.长篇
小说—法国—近代—缩改本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492 号

世界文学名著 少年阅读精华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著

管震湖 译

简平 缩改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17 插页 144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7000

ISBN 7-5332-2450-7

I·492 定价 12.50 元

1996.10.02

主编话语



把世界名著的一个很长的故事，变成一个短些的故事，也是一门艺术。让年龄还小、每天要忙着去上课的你，在有限的空闲里先读读这短些的故事，接触人类最伟大的文学，真是件很好很美丽的事情，很有意义和必要。

故事都是照样精彩的，也完全可以领略到文豪们原本的文笔和才华。我们在做着这一件缩短的事情的时候，每一刻都心怀虔诚、不敢大意，每一句写下时都认认真真实现着最好的感觉。

一些年之后，你要长大。你会去读故事的原著的。在那个长的字数里和厚度中，能领略的当然更多更完整。但是你心里总明白，最初的迷恋和吸引是那个短和清晰的故事。它是一座引导了你的桥。

现在，你正是在这座桥上走。桥的对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原野与风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在看你朝他们走去。他们对人类走向他们心怀期待。一代一代。

关于这本书



这真是一个颠颠倒倒的故事。

理当清心寡欲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却看上了街头卖艺的吉卜赛姑娘爱斯美腊达，顿生邪念，并指使教堂的敲钟人卡席莫多夜间在街头拦路劫持。然而，爱斯美腊达被近卫队队长孚比斯救出，她对他一见钟情，而孚比斯恰恰是个花花公子。副主教趁爱斯美腊达和孚比斯幽会之际刺杀孚比斯，并嫁祸于爱斯美腊达，偏偏检察官和法庭庭长胡审乱判，将爱斯美腊达处以死刑。六千义民赶来救助爱斯美腊达，不料卡席莫多帮了倒忙，结果遭到路易十一的残酷屠杀。爱斯美腊达行刑之日，卡席莫多将副主教从楼顶推下摔死。两年后，人们在墓地发现卡席莫多的尸骨和爱斯美腊达的尸骨拥抱在一起。

简 平

世界文学名著 少年阅读精华

主 编 梅子涵

总 策 划 刘海桢

责任编辑 冯 晨

美术编辑 曹 斐

封面设计 牛 钧

版式设计 曹 斐 牛 钧

内文插图 李 春

1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一清早，巴黎就被轰然齐鸣的钟声惊醒了。

这是让巴黎人激动不已的一天，自远古以来，隆重的节日——主显节和丑人节第一次重合于一天。一大早，住家和店铺就关上了大门，男女市民们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三处地方——有的去河滩看放焰火，有的去脖腊格小教堂看种五月树，有的则是去司法宫看演出圣迹剧。

这天要挤进司法宫大厅，还真不容易。下面的司法宫广场好似汹涌的大海一般，人群的洪流不断壮阔扩展，喊声、笑声、无数脚步杂沓声，构成巨大的声响。司法宫的台阶、大门、窗台、天窗，甚至屋顶上，万头攒动。巴黎人喜爱看热闹，今天他们将获得最大的满足。

巴黎的司法宫大厅，在当时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厅。尖弓双圆拱屋顶被漆成天蓝色，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大理石地面，黑白相间。大厅内，七根高大的柱子一字排开，靠外的四根柱子周围有几个货摊，里面三



根柱子边上放着的几条橡木凳子,已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诉讼代理人的袍子磨得发亮。门与门、窗与窗、柱子与柱子之间,摆放着法兰西历史上历代君王的塑像。而这一切,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片湛蓝、金黄,亮晶晶,光灿灿。

大厅中间,正对着大门的地方,是一座金锦铺垫的豪华看台。看台后面的墙壁上,有一个特别的入口处。这座看台是专门为前来巴黎参加联姻活动的奥地利大公国弗兰德尔御使们和其他应邀观看圣迹剧演出的贵宾们搭起来的。

按照惯例,圣迹剧得在大厅里的那张硕大的大理石桌面上演出。为此,一大早就布置好了,在它那被司法宫的书记官们的鞋跟划得全是道道的桌面上,已经搭起了一个木架笼子,相当高,笼子顶上搭着搁板,整个大厅都看得见,到时候就充作舞台。笼子四周围着帷幕,里面就算是演员的更衣室。外面,一无遮掩地放着一架梯子,联结更衣室和舞台,演员进场和退场都爬梯子上下。

司法宫的四名卫士,无论是节日还是行刑日,总是笔直地分立在大理石桌子的四角。

演出要到司法宫的大时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许多观众从早晨起就在等着,有些人甚至已经在门前歪斜着身子靠了一夜,为的是等着抢在头一批进去。人越挤越多,像水流满溢一般,开始沿着墙壁上涨,柱顶、檐板、窗沿,甚至一切雕饰的突出部位上全挤满了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一点开演的迹象也没有。人们不耐烦了，埋怨、咒骂声四起，骂坏天气、骂市政官、骂红衣主教、骂司法官典吏、骂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一切的一切都骂了个遍。

这时，正午的钟声敲响了。

人们欢快地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接着是一阵大骚动，人人设法安顿，个个抢占位置，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张开嘴巴。大厅里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视线都投向大理石桌子。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可舞台上毫无动静。

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

人们愤怒起来。

“圣迹剧！让弗兰德尔人见鬼去吧！”有人憋足劲，大声地吼叫。这是个绰号叫“磨坊”的大学生，身材矮小，头发金黄，一脸调皮的神气，此刻正坐在柱子顶部的斗拱上。

“磨坊”的喊声像一声霹雳，雷声过后，暴风雨就来了。

观众一致鼓掌，也喊叫起来：

“圣迹剧！让弗兰德尔使臣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磨坊”居高临下，更是来了劲：

“马上开演圣迹剧，不然，就把法官们吊起来，这可也是一出喜剧呀！”



“说得好!”众人大叫,“先吊死几个士兵再说!”

人们鼓噪起来。那四个士兵脸色苍白,可怜巴巴地面面相觑。人群向他们涌去,他们已经看见脆弱的木栅栏在挤压之下扭歪了。

情况万分危急。

“吊起来,吊起来!”到处都有人在喊。

就在这时,那间更衣室的帷幕被掀开了,有个人钻了出来。人们一看见他,立刻停止了叫喊,好像中了魔法一般,愤怒变成了好奇。

“肃静!肃静!”

那人心惊胆战,浑身上下直哆嗦,毕恭毕敬地往前走,还连连鞠躬,鞠得近乎屈膝下跪,就这样走到了大理石桌子的边沿。

“市民先生们,市民女士们,我们万分荣幸地要在红衣主教大人面前,为诸位献演一出极为出色的剧作,名字叫做《圣处女玛丽亚的卓越裁决》。在剧中,由我扮演朱庇特。可此刻红衣主教大人正陪伴奥地利的使臣们在博岱门听大学校长的演说,待红衣主教大人驾到,我们就开演。”

“朱庇特”说话的时候,人们安静了下来。其实,更多的大概是他的那身极为华丽的服装在起作用,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身穿锁子铠,上罩镀金大钮扣的黑丝绒外套,头戴镀金的尖顶头盔,要不是脸上的胭脂和粘上去的大胡子,要不是手执金光灿烂的硬纸板做的一个





圆筒，要不是两只光脚登着古希腊式的皮绊鞋，他的装束简直可以赛过公爵近卫军中的弓箭手。

可安静了片刻之后，他的最后一句话又惹怒了众人。

“马上开演！别再说废话了！”“磨坊”的噪音盖过了一切。

“打倒朱庇特！打倒红衣主教！”坐在窗台上的大学生们大吼大叫，“吊死朱庇特！”

可怜的“朱庇特”吓傻了，胭脂涂抹的脸蛋也苍白了，他哆哆嗦嗦地摘下头盔，手里的圆筒也掉在了地上。

幸亏有人出来救他了。

此刻，一个在柱子旁边站立了很久的人走到大理石桌子跟前，向那位可怜的活受罪的家伙招招手。可是，“朱庇特”已经吓晕了，没有看见。

来人又向前走了一步，说道：“朱庇特！亲爱的朱庇特！”

“朱庇特”还是没有听见。

来人不耐烦了，凑近他的脸大喝一声：

“米歇·吉博纳！”

“啊！”“朱庇特”这才惊醒过来。

“开演吧！”来人说道。此人又高又瘦，脸色苍白，头发金黄，目光灼灼，虽然额头上已经有了皱纹，但还很年轻。他面带微笑地说：“快开演吧，让大家满足。我负责去请法官谅解，再由法官去求得红衣主教的谅解。”

米歇·吉博纳这才缓过气来。他扯开嗓子使劲嚷道：“市民大人们，我们马上就要开演啦！”

“啊！”

“向朱庇特致敬！”

掌声震耳欲聋，“朱庇特”退入帷幕后面以后，欢呼声还在大厅里回荡。

这当儿，那位大显神通的年轻人也谦逊地退到了圆柱旁边，要不是近旁的两个姑娘注意到他刚才跟“朱庇特”的对话而把他喊出来的话，他一定会像先前那样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地呆到散场。

“先生！”一位姑娘招招手，请他过去，她身旁的另一位姑娘穿着节日的盛装，显得格外漂亮。

年轻人走到她们跟前，问道：“什么事，小姐们？”

姑娘们羞红着脸，低下了眼睛。

年轻人笑咪咪地瞅着她俩，说道：

“小姐，你们没有话跟我说吗？”

“哦，没有……”姑娘们窘得要命。

金发青年退了一步，打算走开。

原本好奇的姑娘们这下像是下了决心，热切地抬起脸来：“您认识那个扮演朱庇特的士兵？”

“当然，他是米歇·吉博纳先生。”

“他们要演的那个戏精彩吗？”

“精彩极了，是新戏，还没有上演过呢。”

“您怎么知道的？”

年轻人略略故作夸张地宣告：“两位小姐，在下就是剧作者！”

“真的？”姑娘们大为惊愕。

“真的！”年轻人颇有点洋洋得意，“我名叫彼埃尔·格兰古瓦。”

突然，大学生“磨坊”又大叫起来：“哎！朱庇特！你们拿人开心呀？怎么还不演？我们又要给你们好看啦！”

这么一叫，从戏台里面发出了一阵乐器的声音。帷幕掀起，钻出四个人来，衣着五颜六色，脸上涂脂抹粉。他们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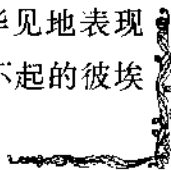
掌声响起来了。

这四个人都穿着一半黄、一半白的袍子，只是质料不同：第一个是锦缎，第二个是丝绸，第三个是呢子，第四个是帆布。四人手中的道具也不同：第一个是宝剑，第二个是金钥匙，第三个是杆秤，第四个是铁锹。为了让观众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他们穿的袍子下摆上还分别绣了几个大黑字：“我是女贵族”，“我是教士”，“我是女商人”，“我是劳工”。

“美极了。”格兰古瓦专注地看着演员的表演，细听着他们的每一句台词。观众的掌声还在他心中回响，他完全沉溺于剧作家看见自己的思想被纤毫毕见地表现在舞台上的时候的那份陶醉之中了。呵，了不起的彼埃尔·格兰古瓦！



7



可是,说来痛心,片刻的陶醉很快就被扰乱了。

一个破衣烂衫的乞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他打算爬到一个醒目的位置上去,展示他那褴褛的衣衫和右臂上的一个丑恶的大疮,以换取别人的怜悯和赏赐。柱顶上的“磨坊”发现了这个乞丐和他的鬼把戏,乐不可支地叫嚷起来:“瞧呀,这个要饭的病鬼!”顿时,人们的脑袋纷纷转向了乞丐。乞丐满不在乎,眼睛半闭,作出可怜巴巴的模样。突然,他伸出手臂,喊道:“行行好吧,老爷太太们!”

这段插曲使得全场观众大为开心,却让格兰古瓦心里一阵阵辛酸。他拼命向演员大声吼叫:“继续演下去呀!怎么搞的?演下去呀!”

好在逐渐恢复了安静,大学生们不再捣乱,乞丐数着帽子里的几个钱,演戏又占了上风。

正当舞台上女商人和女贵族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那个专用看台的门打开了,守门人那庄严的声音响彻大厅:

“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

红衣主教大人一进来,全场就沸腾起来。一个个的脑袋都转向那座看台,再也听不见其他了,只剩下一片重复的欢呼声:“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格兰古瓦倒霉的圣迹剧再次戛然中断。

红衣主教在看台门边上停留了片刻,当他那相当冷漠的目光扫视全场的时候,喧哗声更加猛烈了。



红衣主教人长得精神，穿了一件美丽的大红袍，他在血统高贵、温文尔雅的主教和神甫们的簇拥之下，以那种大人物天生的对待民众的微笑向观众致意，然后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缓步走向那把铺了猩红天鹅丝绒的坐椅。大厅里不少人开始炫耀地向看台上指点，报他们的名字，这是马赛的主教阿洛岱，那是圣德尼的监督长。而那帮子大学生，嘴里都骂骂咧咧，他们不喜欢那些大人先生们扫他们的兴，今天本是他们的好日子，他们的丑人节，他们的浪荡日，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可以纵情狂欢，任何胡作非为都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神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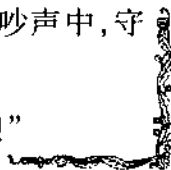
守门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奥地利大公的御使先生们驾到！”

又是一阵喧嚷。

可怜的格兰古瓦拼命挽救他的得意之作，他先是恳求演员继续演下去而且提高嗓门，而后，看见没有一个人在听，他只好吩咐演员暂时停一下。足足停了一刻钟，他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请求人们静下来，继续看戏。然而，完全白费了劲，谁也不把目光从红衣主教、御使团、看台上转移回来。

大厅里越来越乱，有人主张重新开演，有人主张接着演，也有人主张不演了。在这乱哄哄的争吵声中，守门人不断扯起嗓子喊：

“雅各·夏莫吕老爷，王室教廷检察官到！”



“约翰·德·哈莱老爷，巴黎巡夜骑兵团总管到！”

“路易·德·格腊维老爷，法兰西海军司令到！”

.....

格兰古瓦伤心极了。一切全毁了！他那光荣的诗的大厦一块又一块地土崩瓦解了！你想想刚才人们迫不及待地要看戏，差点把那几个士兵吊死，而这会儿呢？他真想不惜一切代价换回刚才那甜蜜的时刻！

终于，所有的贵宾都已到齐。格兰古瓦长呼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继续演下去了。

不料，科柏诺——那个卖袜子的，猛然站起身来说：“巴黎的市民绅士们，我真弄不明白，我们在这儿干嘛来着？那边角落里，那个台上，有几个人好像是要打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圣迹剧，可是并不有趣呀！今天不是丑人节吗？我有个主意，咱们选丑人王！对，在这方面咱们不落后。”

科柏诺的话赢得了满堂喝彩，也许是因为他称呼大家“绅士”，使他们听了觉得心里很受用的。

“咱们这么干，”科柏诺继续说，“先聚集一群人，就跟这儿似的，然后，每个人轮流从那个窗洞里伸出头来，做个怪相给大伙儿看看。谁的怪相最丑，大家一齐鼓掌，就算是选上了。怎么样？你们说呢，市民绅士们？”

“好！”赞同之声哄然而起。

转眼的工夫，一切都准备好了。大理石桌子对面的那座小教堂被选定为表演怪相的场所，将门上的那扇美



丽的花瓣格子圆窗打碎一块玻璃，让竞选丑人王的人从这里伸出脑袋。再搞来两只大酒桶，叠放起来，让竞选者站上去就够得着那个窗洞。

科柏诺发号施令，安排一切。吵闹声中，红衣主教推说有事，率领他的全体随从退了出去。

怪相表演开始了。探出窗洞的第一张丑脸，眼皮翻转露出红色，嘴巴咧着像是狮子的大口，额头皱得一塌糊涂，像是一只骑兵靴子。人们哄堂大笑。

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第三张怪脸。笑声不绝，有人高兴得直跺脚。这些奇形怪状的面孔，这些三角形的、梯形的、锥形的脸，这些带着惊异的、狰狞的、单纯的表情的脸，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力量，使大厅中的人们如醉如痴。大厅完全化作了一座无耻嬉戏的大熔炉，其中每一张口都狂呼乱喊，每一双眼睛都电光闪闪，每一张脸都丑态百出，每一个人都扭捏作态。一切都在喊叫，在咆哮。一个接一个从窗口探出来的龇牙咧嘴的鬼脸，每增加一个，就是一根投入炉火中的柴火。

“嚯！天杀的！”

“你瞧那个牛头，只差长角哩！”

“教皇的肚脐？该死的娘们，她可真做得出来！”

这时的格兰古瓦恢复了镇静，他昂然抵御住挫折，第三次吩咐他的演员们：“演下去！”他想，我倒要看看谁更有力量，怪相还是文学！

唉，可是，只剩下他自己观看自己的大作了。